

清末民初新小說對傳統小說的繼承與革新

—以報紙雜誌的小說連載與閱讀方式的變化為中心—

李 慶 國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Traditional Novels
in the New Novels of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Period

—The change in the way novels was published in series
and read in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Li Qingguo

摘 要

清末民初是中國小說由古典小說向現代小說轉變的一個重要的過渡時期。近代傳播媒體的登場和外國小說的大量譯介，不僅改變了小說的載體、流通方式，也豐富和擴大了小說的藝術技巧和表現空間。同時，報紙雜誌刊載小說在改變讀者閱讀方式和閱讀習慣的同時，還以小說連載的方式使傳統章回小說的「說話」藝術得以復甦。章回小說中已成套語的「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等，在連載小說中與伏筆、懸念、情節衝突等小說表現技巧和結構設計聯繫了起來，並產生了特殊的閱讀效果，使傳統小說的藝術表現和結構技巧在近現代小說中得以傳承和延續。本文以這一時期報紙雜誌刊載小說和連載方式為例，並將讀者閱讀方式的變化以及讀者、作者和編者三者之間的新型關係作為研討的對象，探討清末民初新小說在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過程中對傳統小說的繼承與革新。

關鍵詞：

清末民初 報紙雜誌 小說連載 閱讀方式 繼承與革新

一. 引 言

清末民初既是一個劇烈動盪的社會轉型期，也是小說這一文體發生深刻變革的時期。小說，無論是其近代小說觀念，還是其作為與通俗戲曲、雜錄、劄記等相區別的文學類型之一¹，都是在這

一時期開始逐漸明晰與初步確立的。如果沒有這一時期外國小說的大量翻譯和介紹，沒有新小說家們從內容到形式對外國小說的摹仿和借鑒，以及對中國傳統小說藝術形式和表現技巧的繼承與革新，大概也很難會有以魯迅為代表的成熟的現代小說在五四時期橫空出世。現在對清末民初「新小說」²在小說發展史上重要地位與意義的肯定已成為學界普遍的共識。同時，對這一時期新小說的發生、發展、演變的內容與過程的研究也出現了很多紮實的、頗有特色的研究成果。

九十年代以來，在對清末民初小說刊載及出版的文獻資料的蒐集與整理上有了長足的進展，為清末民初的小說研究提供了更多的資源平台。

繼樽本照雄的《清末民初小說年表》、《新編增補 清末民初小說目錄》³之後，又有孟兆臣著《中國近代小報小說目錄》⁴、劉永文編《晚清小說目錄》⁵、傅建舟著《清末民初小說版本經眼錄》（一至三集、加「俄國小說卷」）⁶、陳大康著《中國近代小說編年史》（一至六卷）⁷、張天星編著《晚清報刊與文學變革要事系年初編》（1815-1911）、《晚清報載小說戲曲禁毀史料彙編》⁸等，此外，還有清末民初小說作品的發掘和蒐集。如于潤琦主編的《清末民初小說書系》多卷本⁹、梁心清、李伯元等著《中國近代孤本小說集成》（全五卷）¹⁰、秦和鳴主編《民國章回小說大觀》¹¹、周欣平主編的《清末時新小說集》（全十四冊）¹²等問世。其中，陳大康的《中國近代小說編年史》，不僅按編年史的方式將這一時期（1840 - 1911）有關小說的刊載、翻譯、創作、廣告、告白、報紙雜誌、出版以及圍繞著作家和作品的相關事件和現象等資料盡悉匯總，並且對一些略為生僻的小說內容、序跋、評點和回目等加以介紹，並在編年史之外附錄了近代自著（創作）小說、翻譯小說的內容介紹、著譯者及其作品、出版狀況、轉載情況、書刊價目一覽表等，是近年來清末民初小說研究領域的一項重大的研究成果，為清末民初的小說研究提供了翔實而又便利的參考資料。

然而，從研究者的視點來看，清末民初這一時期，無論是小說的文獻資料蒐集，還是專題性研究，仍有許多空白和薄弱環節，特別是報載小說和翻譯小說的資料發掘與整理，還有待進一步完善。同時，有關新小說中的一些創新與變革的要素及嘗試，尚需深入探討。如新小說的文體由淺近文言、半文半白向白話文的演變過程，外國小說翻譯文體的影響與接受等，就是如此。

本文試圖從近代傳媒的報紙雜誌小說和連載方式入手，分析在傳統的章回小說中已成套語的「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的「說話」藝術是如何在新小說中得以復活的，又是如何影響到小說的懸念、伏筆、情節衝突與結構設計的？同時，分析報載小說和連載方式是如何改變讀者的閱讀方式和閱讀習慣的，以及由連載造成的物理性間斷給小說讀者帶來了怎樣的閱讀期待？最後，從讀者、作者、編者這三者之間新型關係的形成，看近代媒體對新小說的萌生與發展所起到的推動作用，進而探討在向現代轉型過程中新小說對傳統小說的繼承與革新。

二、近代傳播媒體——報紙雜誌的登場與報載小說

十九世紀二十年代以來，隨著具有近代意義的傳播媒體——報紙雜誌的登場，不僅加速了信息

的傳播速度和範圍，也改變了傳統文人的文化生活。七十年代以後逐漸形成了一個以城市市民為主體的報刊讀者層，為小說大量地進入商品流通市場創造了條件。

以 1872 年上海創刊的《申報》為例，初刊時銷數僅有六百份，三年後增至六千份，到了 1890 年已達到二萬份。「上海各士紳無不按日買閱」¹³，「市肆之庸夥，多於執業之暇，手執一紙讀之」¹⁴。無論是在集市上、茶館裡，還是在大街小巷，報載的「新聞」都成了市民茶餘飯後的談資。閱讀報刊已經成為當時社會的一種新的時尚，也成為了讀書人日常生活的一項內容。《月月小說》第四號〈評林〉一欄署「本社社員」寫道：「中國人進步之速第，觀其日報銷數。較之從前驟增數倍。即可見其一斑矣」¹⁵。梁啟超在 1902 年統計全國存佚中文報刊時，列舉的報刊（包括日刊、周刊和旬報、月報）總數已達一百二十四種之多¹⁶。辛亥革命後報刊雜誌日益興盛，一時蔚為大觀。據張靜虛在《清季重要報刊目錄》中統計，報紙已達二百五十二種，加上雜誌二百零三種，共計四百五十五種。報紙刊物種類的繁多和銷數的遞增也說明了讀者層的不斷擴大。沒有廣泛而數量眾多的讀者，也無法維持大量報紙雜誌的運營，而這廣泛又相對普及的報紙雜誌的讀者層，自然也成了近代小說讀者的基礎。

目前所知，小說見諸報刊始於清同治十一年三月（1872 年 4 月）在上海創刊的《申報》。同時，小說以連載的方式在報刊上登場也始於該報。報載最早的小說是《申報》1872 年 5 月 21 日至 24 日分四次連載的《談瀛小錄》。這篇小說譯自英國小說家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1745）的《格列佛遊記》（*Gulliver's Travels*）第一部分「小人國」的故事。這篇小說未署作者和譯者名，並有意隱去譯自外國小說這一事實。開篇有一段蓋為編譯者的說明文字：

昨有友人送一稿至本館，所傳之事最為新異，但其書為何人之筆，其事為何時之事，則友人均未周知。蓋從一舊族書籍中檢出，觀其紙墨黴敗，幾三百餘年物也，今節錄之，以廣異聞云爾¹⁷。

這篇小說中的人名、地名均用中國的人名和地名代替，幾乎完全可以當作中國小說來閱讀，特別是從編譯者為展「新異」和廣「異聞」的出發點來看，當時的讀者自然也將其當成了中國小說，很難會意識到這是一篇外國小說。從連載的形式上看，它既沒有章回體的小說回目，也沒有採用「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的分割形式，而是戛然而止，祇是在篇尾注明「此稿未完」，在續刊的篇首注明「接《談瀛小錄》」的字樣。

另一篇在《申報》上連載的小說也是翻譯小說，名為《乃蘇國奇聞》¹⁸，它和《談瀛小錄》一樣，也未署作者和譯者名。全文近七千字，分六次連載於 1872 年 5 月 31 日至 6 月 15 日的《申報》上。每次刊載的字數和份量不一。和《談瀛小錄》不同的是，讀者從小說中出現的黑人奴僕的形象和彷彿來自於音譯的國名「意而國」、「乃蘇國」，以及中國未有的官職名「把沙官」和「忽西」等，則可推測其為外國小說。據美國著名漢學家韓南（Patrick Hanan, 1927-2014）考證，這篇長久以來一直困擾研究界的翻譯小說譯自馬里亞特（Frederick Marryat）的《聽很多故事的把沙》（*The Pacha of*

Many Tales)¹⁹，初版於1853年。這篇小說在連載時也是採用直接切斷的方式，在結尾和開頭分別注明「此稿未完」、「續篇俟下期再刊」和「接《乃蘇國奇聞》」等，形式上更接近外國小說。

長篇小說的連載也是由翻譯的外國小說開場的，這部小說名為《昕夕閒談》，譯自英國愛德華·布威·利鈍（Edward Bulwer Lytton）的《夜與晨》（*Night and morning*）的上半部²⁰。譯者署名「蠡勺居士」。小說連載於申報館創辦的《瀛寰瑣記》（月刊）1873年1月第3期至1875年3月第28期上。這大概是報刊上長篇小說連載的最初嘗試。值得注意的是，這篇小說沒有將原作改頭換面成中國小說，而是公開聲明該小說譯自外國小說。《申報》在刊出之前還打出了「新譯英國小說」的廣告²¹。譯作採用傳統的章回小說的形式，不僅有回目，而且還有篇末「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之類的套語與評語。

《申報》繼《談瀛小錄》之後還刊載了另一部外國小說，即根據美國作家華盛頓·歐文（Washington Irving, 1783-1850）的小說《瑞普·凡·溫克爾》（*Rip Van Winkle*）翻譯改作的《一睡七十年》²²。全文不足八百字，實際上是原作部分故事梗概的縮寫。後來林紓和魏易曾將這篇小說譯為《李迫大夢》，收入《拊掌錄》中。相比之下，原作四、五千字的小說變成不足八百字的短文，其改作之處也十分明顯²³。《一睡七十年》和《談瀛小錄》、《乃蘇國奇聞》一樣，也隱去了譯自外國小說這一事實，未署原作者和譯者名，並將其改寫成了類似《博物志》、《述異記》²⁴式的小故事。小說寫魏某一日逐兔入深山之中，偶遇龐眉皓首三個老者席地對弈。其中一個老人罷弈起身引魏某入一石門洞內，裡面良田美疇，風景迥殊，正所謂「別有天地，非復人間矣」。魏某飲老人所賜之酒後醉臥山中，醒來大異，昨日所見屋宇等均不見了，攜帶的火槍已腐爛不可持。魏某惘惘不可解，取道而歸，方知山中一覺之間世上已度過了七十載。

《申報》早期刊載的這幾篇小說大都是以「改作」的形式出現的外國小說，選擇的小說內容偏重於「奇聞軼事」。這和《申報》刊載小說「以助興味而資多聞」為目的是一致的。另外，「林譯小說」之前的早期翻譯小說也大多都是以改頭換面的中國小說的形式出現的，其中，不僅將人名地名，換成了中國的人名地名，甚至包括一些情節都做了改動，以適應當時讀者的閱讀方式和閱讀習慣。

如《萬國公報》1875年5月14日刊載的《失斧之人》²⁵，就被改成了地地道道的中國式寓言故事。其篇幅不長，抄錄如下：

聞有節婦鄉居，家無擔石，賴子孝，採薪為活。一宵值雨，晨不能樵，炊煙不起，無計可施。幸午霽，子亟入山，冀獲柴速售易米，供母晚餐。不期心急，舉斧過猛，迸落澗中，乃束手慚。忽來山人詰：何悲？告以故。曰：易易，吾當為子求之。即入清波執一斧出。子審視銀斧也，曰：非也，吾係鐵。山人下復舉一斧，則金者。子言非故物，曷敢認？後獲原斧乃謝受。山人喜曰：子孝且廉，貧無隔宿糧，臨財不苟，誠篤堪嘉。今將金銀斧聊佐堂上甘旨，子其勉之，拜領持斧歸。鄰某聞之，典衣買斧，如法而行。山人果至，亦願代勞，赴水以原斧上，鄰失望謾曰非。繼取銀斧，亦曰非。三取金斧，即曰是。山人大笑曰：世間豈有金銀為斧而樵者哉？爾誠貪詐徒，

並鐵者不可得矣。言迄攜二斧去。鄰無奈拾己斧，斧忽脫仍進澗底，徒持木柄興敗而歸。

這篇寓言故事來自於《伊索寓言》，改動的部分主要是開頭和結尾。那個誠實的孩子被冠以「孝子」的標籤，其母也被寫成舊倫理道德的楷模「節婦」。最後，寫山人大笑斥鄰某曰：「世間豈有金銀為斧而樵者哉？」幽默風趣，且增加了故事性，這在原本中是找不見的²⁶。

雖然當時這些零星點綴的報載小說並沒有產生多大的影響，似乎也沒有引起讀者更多的關注，但無形中卻開啟了報刊雜誌刊載小說之新風氣，同時也確立了報刊連載小說的這種新形式。甲午戰爭之後特別是戊戌變法期間，報紙雜誌始為更多的國人所熟悉，報刊的數量開始陡增，報紙雜誌刊載小說和連載小說也隨之逐漸增多。如果不算外國的翻譯小說，報紙上以連載的形式最早出現的長篇小說應為 1897 年 11 月 9 日在《演義白話報》上刊載的《通商原委演義》。編者在《本報章程》上說明：「本報起頭一篇，先出一種通商原委小說，從美國打進來的時候一直說到往年日本打仗的情形。一天出一回，大有可觀，後來陸續再出各種中外小說」²⁷。同一時期在《字林滬報》附送的《消閒報》上也連載了清初的筆記小說《野叟曝言》，排成書版的形式，逐日披露之。雖說影響並不很大，但這種長篇小說的連載形式由此開始被讀者熟悉和接受，各報也紛紛摹仿這種形式。

三. 傳教士與維新派志士對小說社會功能的推崇和讀者對報載小說的接受

長期以來，學界一般都認為最早鼓吹小說的社會功能和重要性的文章是 1897 年 11 月 10 日至 12 月 11 日在天津的《國聞報》上連載的嚴復和夏曾佑的〈本館附印說部緣起〉。其中「且聞歐、美、東瀛，其開化之時，往往得小說之助」²⁸的說法頗有影響。後來，梁啟超在 1898 年 12 月創刊的《清議報》上發表了〈譯印政治小說序〉一文，對小說特別是「政治小說」的重要性的社會功能做了更為神奇、誇張的表述。

在昔歐洲各國變革之始，其魁儒碩學，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經歷，及胸中所懷政治之議論，一寄之於小說。於是彼中綴學之子，鬻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僧、而農氓、而工匠、而車夫馬卒、而婦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書出，而全國之議論為之一變。彼美、英、德、法、奧、意、日本各國政界之日進，則政治小說為功最高焉。²⁹

其實，早在兩、三年前英國的傳教士傅蘭雅(John Fryer, 1839-1928)³⁰就在 1895 年 5 月 25 日的《申報》和同年 6 月《萬國公報》第七十七卷上刊載〈求著「時新小說」啟〉的廣告，以懸賞來徵集小說佳作，號召和鼓動有識之士來參與「時新小說」的創作，努力發揮小說的「感動人心，變異風俗」的宣傳功能，使國人能認清中華的三大「積弊」。文中寫道：

竊以感動人心、變易風俗莫如小說。推行廣速，傳之不久，輒能家喻戶曉，氣習不難為之一變。今中華積弊最重大者計有三端：一鴉片，一時文，一纏足。若不設法更改，終非富強之兆。茲欲請中華人士願本國興盛者撰著新趣小說，合顯此三事之大害，並祛各弊之妙法，立案演說，結構成編，貫穿為部。使人閱之，心為感動，力為革除。辭句以淺明為要，語意以趣雅為宗。雖婦人幼子，皆能得而明之。述事物取近今易有，切莫抄襲舊套。立意毋尚希奇古怪，免使駭目驚心³¹。

這篇文章比嚴復和夏曾佑的〈本館附印說部緣起〉早了兩年，也比梁啟超的〈譯印政治小說敘〉早了三年多。而且，該文明確號召要創作不同於舊小說的「時新小說」，要通過小說來讓民眾認識到「鴉片」、「時文」和「纏足」是危害中華的三大「積弊」，以便「設法更改」。這篇徵文啟事得到了各界人士特別是教會教徒的響應，據傅蘭雅在翌年3月18日刊於《申報》和《萬國公報》第八十六期上的〈時新小說出案〉一文介紹，這次共徵集到一百六十二份應徵稿件。然而，傅蘭雅似乎對來稿不甚滿意。他說，有的「歌詞滿篇」，有的「通篇長論」，不符合小說體例。而有的「仍不失淫詞小說之故套」，沒有達到他所期待的「用意務求趣雅，出語亦期顯明；述事須近情理，描摹要臻懇至」³²那樣「時新小說」的水準。所以，儘管傅蘭雅如約潤資，甚至還擴大了獲獎人名單，但最終卻因故未能刊出這批小說，包括那些獲獎的作品³³，實在令人遺憾。如若當時刊載了這批小說，至少會引起全社會對小說的普遍關注，或許還會掀起文壇小說創作的熱潮。儘管如此，傅蘭雅通過小說創作來改良社會的訴求還是為後來維新派志士重視小說的社會功能並試圖通過小說來推動社會變革開了先端，而這批未能刊載的小說則成為新小說之前的一次集體嘗試。正如《清末時新小說集》主編周欣平所指出的那樣，「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晚清小說的總體方向，它所產生的這批小說也可以被認為是現代小說的源頭和前奏」³⁴。

可見，無論是傳教士傅蘭雅對「時新小說」創作的鼓動與宣傳，還是後來維新派志士重視小說的社會功能，並身體力行地辦報創刊，都從主、客觀上為報載小說的盛行創造了條件。隨著維新變法運動的輿論造勢與展開，很快又掀起一次辦報的熱潮³⁵。報紙雜誌成了小說載體的新舞台。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流亡日本。他在橫濱創辦了《清議報》，並開始為小說專闢園地，帶頭譯介了日本的政治小說《佳人之奇遇》³⁶，開啟了「小說界革命」的一個新時代。1902年他又創辦了《新民叢報》和《新小說》雜誌，與羅普³⁷從森田思軒譯《十五少年》版轉譯了法國茹爾·凡爾納（Jules Verne, 1828-1905）的冒險小說《十五小豪杰》³⁸，並親自創作了政治小說《新中國未來記》（未完）³⁹等，這些小說都是以連載的方式發表的，無論是翻譯還是創作、內容還是形式，其中都可見梁啟超對新小說所作的努力嘗試和探索。

在《新小說》的影響下，國內也相繼創辦了《繡像小說》（1903）、《月月小說》（1906）和《小說林》（1907）等小說雜誌，形成了清末小說譯介和創作的興盛局面。小說雜誌和文學類雜誌自不用說，就連一些宗教、經濟、教育甚至農業等一些專業性報刊雜誌也都刊載一些小說或設小說專欄來招徠讀者。以往頗受輕視的小說竟成了清末最為時髦的文學樣式。小說連載基本上也成為報紙雜

誌上最常見的表現形式和小說載體形態。比起短篇小說來，報紙更喜歡採用長篇連載的形式。加之，報刊具有出版周期短和效率高的特點，讀者面寬，影響也更廣泛。清末民初大部分小說創作包括翻譯大都是先在報紙和雜誌上連載，然後再結集出版。如被魯迅稱為「譴責小說」的《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象》、《孽海花》、《老殘遊記》和《文明小史》、《活地獄》等，就是以連載的形式先在報刊上發表的。另外，像當時很受讀者喜愛的英國作家柯南道爾（Conan Doyle, 1859-1930）的「探偵小說」《英包探勘盜密約案》、《記向者復仇故事》、《繼父誑女破案》、《呵爾唔斯緝案被戕》等，也都是先在《時務報》上連載⁴⁰，然後再出單行本的。報刊連載小說在當時很受讀者歡迎，有人對這種形式大加讚賞，評論說：「今者變異其體而為報，長篇短簡，隨著隨刊，既省筆墨之勞，又節刊印之資，而閱者又不無不易終篇之憾，其法最善，其效易著」⁴¹。還有的讀者「每有晨報至，不閱專電要聞，而先覽長篇小說者，更有逐日剪存粘釘成冊者」⁴²，由於小說的讀者日眾，也使報刊的銷數為之激增。

當然，讀者在接受報載小說這種新的小說形式的過程中並不是一帆風順的。《申報》在一篇〈答客問本報附刊小說〉一文中就反映了這一情況。有讀者對報載小說提出責難，認為報紙「上可以監督政府，下可以警醒國民」，責任如此重大，何以刊載「稗官野史之類僅足以供人驅遣睡魔」的小說？編者作答：「客既知中國報紙濫觴於西人，然亦知西人之報固未嘗不載小說乎？」並列舉了英國小說家狄更斯的小說名著《艱難時世》和薩剋禮的《巴黎要略》、《大鼓略》等最初「均揭諸報章，流播於世」的。「而日本各報紙則所載小說尤多，雖曰東施效顰，亦復何傷大雅？」並論說：「小說之感人者深乎。取世界千種萬態之人物，或為陰謀，或為策略，或為滑稽，或為悲恨，或為愛情，或為教訓，而一一融匯其精神，摹寫其狀態，務使讀者感起興趣，而不啻身處其中。故常人之嗜讀小說也，每勝於讀經史。而小說之足以感動社會也，亦反較經史為易」⁴³。這位讀者的質疑顯然還是受正統的文學觀念之影響，出於一種對小說的鄙視態度。因此，可以說，報載小說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不僅有助於招徠讀者增加報刊的銷售量，而且也有助於改變人們對小說的舊觀念和看法，有助於提高小說的社會地位。

四、小說閱讀方式的改變與讀者、作者、編者三者的新型關係的形成

報紙雜誌刊載小說和連載小說，不僅改變了小說的外在形態即載體形式，也使讀者的閱讀方式和閱讀習慣發生了變化。

首先，就是小說閱讀方式的公開化。對於清末讀者來說，報刊比一般書籍更直接、更迅速、更普及。報紙雜誌刊載小說和連載小說使讀者與小說的接觸方式變得更加公開。小說閱讀方式的公開化，對於潛移默化地改變人們輕視小說的舊觀念是非常有效的。祇要閱讀報紙雜誌就可以閱讀到刊載的小說。閱讀報刊在當時是一種新鮮事物，而且也很時髦，是不需要避人耳目的。因此，在不知不覺之間閱讀小說就變成了大庭廣眾之下理所當然的行為。雖說小說閱讀的公開化經歷了一個漫長

的過程，它是伴隨著小說觀念的轉變而逐步實現的。但借助報紙雜誌這種新的傳播媒介不僅擴大了小說的影響，也促進了讀者閱讀方式的改變，這應是不爭的事實。

其次，由於報紙雜誌的連載小說形式的出現，使以往小說的外在形態也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以往的讀者接觸到的小說基本上都是成冊或整套的文本形態，除非書籍本身有殘缺或破損，否則客觀上不會造成閱讀的中斷。傳統的章回小說在章節劃分時一般採用在故事轉折或情節關鍵之處切割，如每章結束時的「若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等，但實際閱讀時讀者是不受此影響的，讀者可以直接閱讀此後的章回。如果感興趣還可以從始至終一氣讀完。性急的讀者甚至可以不顧小說順序跳著閱讀，或者先看了結尾再回過頭來細細品味。這樣的閱讀方式使話本與章回小說中的那套伏筆、懸念等特殊的情節效應在相當程度上被淡化了。「若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成了可有可無的套語。讀者在閱讀過程中的中斷，不是取決於閱讀對象的限制而更多地取決於讀者自身。而報刊的連載小說則不同，不管它怎樣有趣、怎樣吸引讀者，祇要它採取了連載的方式，讀者就無法一口氣讀完，也無法預先知道故事的結局，祇能等待翌日報紙發行或下一期雜誌出刊。讀者的閱讀受限於報紙和雜誌的連載方式，而「說話」藝術中的章回分割所具有的特殊的情節效應在報刊閱讀過程中得到了實現。

《新小說》第十號刊載的科學小說《海底旅行》，其中有一評點諷諧地寫到小說連載形式造成的閱讀效果：

又是什麼奇景，我急欲看下去，卻被「後事如何，下回分解」這兩句老話阻住，真真氣悶。看官，不要忙，我聞得新小說主人大加整頓，趕緊出報，大概隔十許日又有下期看了！⁴⁴

然而，不管編輯做何種努力來縮短出刊的週期（更何況有些雜誌本身就是月刊或旬刊），連載小說造成的這種物理性的間斷閱讀和特殊的期待效果卻是難以改變的。或許這種連載方式似乎更適應於傳統的章回小說，因而，在清末民初的報紙雜誌上所看到的連載小說包括翻譯的外國小說採用章回小說這種傳統形式的很多，像《申報》早期刊登的那些連載小說「戛然中斷」的切割形式已很少見了。梁啟超最早在《清議報》上刊的譯作《佳人奇遇》也是「語氣未完，戛然中止也」⁴⁵。

翻譯小說對中國小說發生的影響，最初還是在形式上，比如連載時的自然切割。如果按章回小說的形式來設置章回，其實是頗費心思的。梁啟超在1902年以「少年中國之少年」的筆名重譯森田思軒譯的《十五少年》時，在形式上就沒有採用森田思軒的小標題的形式，例如，「新洞的發現」、「怪物的真面目」、「新居的經營」、「命名儀式」等，而是採用了傳統章回小說的回目形式。例如，第一回回目為「茫茫大地上一葉孤舟；滾滾怒濤中幾個童子」、第二回為「逢生路撞著一洞天；爭問題儼成兩政黨」。不止回目，梁啟超還在回目的切割處大做文章。第一回的結尾在莫科發現了陸影處結束，比日譯本的第一回結束提前了很多。小說寫道：

這四個孩子眼巴巴的望著狂風怒濤，不發一語。都如呆子一般，各發各的心事。又過了半點多鐘，猛然聽得莫科一聲狂叫起來道：陸！陸！正是：山窮水盡，憐我憐卿。腸斷眼穿，是真是夢？究竟莫科所見到底是陸地不是，且聽下回分解。

實際上，森田思軒的日譯本每回切割和英譯本也不完全相同，似乎也考慮了懸念的效果，但並沒有像梁啟超那樣刻意地設置懸念。如第一回寫莫科發現陸影時，接著下一回就寫到三個孩子不久也看到了在飄動的濃霧間確實有一條像陸地似的黑影，並沒有那麼令人提心懸膽的效果。然而，經梁啟超用章回小說體的切割方式處理後，便構成了一個足以吸引讀者一探究竟的懸念。梁譯本第二回的結尾是在武安趁潮落時獨自覓水探路處中斷的。小說寫道：

少頃，祇見他的身子被吸向一個大盤渦裡頭，祇聞得叫了一聲：快幫忙啊！那好好的武安便已絞將下去，不見人影了。正是：男兒急難為同胞，天地無情磨好漢。畢竟武安性命如何，等下次《新民叢報》印出便知明白。

讀者看到這裡，不僅為武安的性命捏了一把汗，期盼盡快看到下一回，方可解懸念之苦。由此可見，章回小說中的套語在分期連載的報刊雜誌上竟收到了某種意外的閱讀效果。故而梁啟超在《十五小豪杰》第一回的譯後附記中對此頗有一些得意：「森田譯本共分十五回，此編因登錄報中，每次一回。故割裂回數約倍於原譯。然按之中國說部體制，覺割裂停逗處似更優於原文也。」⁴⁶ 梁啟超不僅在小說形式上採用了章回體，在章回切割處下功夫，來突出小說情節的懸念。同時，在敘述上也採用了說書體的格調，譯本中多處出現「看官」、「閑話休提」、「不必細表」、「一夕無話」等「說書人」的慣用表現。同時，還使用了一些文雅又頗有詩意的對仗句式。包括吳蘭人、李伯元、劉鶚、曾樸、林紓、黃小配、包天笑、蘇曼殊等作家在創作中不僅有意模仿西歐小說，汲取其藝術表現的技巧和手法，更多的卻是對中國傳統章回小說「說話」藝術技巧的繼承與革新。魯迅（周樹人）據井上勤的日譯本重譯的法國作家儒勒·凡爾納的科幻小說《月界旅行》，也是將原作的二十八章改寫為十四回的文言章回小說的⁴⁷。《申報》在1904年12月6日刊登的〈上海商務印書館徵文〉懸賞徵集「教育小說」、「社會小說」、「歷史小說」、「實業小說」四類小說，並要求創作「用章回體，或白話，或文言，聽人自便」⁴⁸。

報刊連載小說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由於閱讀中斷反而吊起了讀者的胃口，使他們對小說情節的發展、人物的命運以及最終的結局更加關切。對於作者來說，讀者不再是互不相干的陌生人。讀者也不會像過去那樣，祇是被動地接受作品。讀者可以通過報紙雜誌的編輯部或「讀者來信」等通訊欄目，將閱讀的感想、意見和建議反饋給編者和作者，直接或間接地介入、影響作家的創作過程。有的讀者「已略得其端倪，便急於窺其究竟」，甚至不等作者寫完便向作者「函徵全豹」⁴⁹。還有的讀者投書報紙雜誌的編輯，希望作者能改變作品中人物的命運或結局。可見，讀者的解讀能力、

欣賞口味和閱讀期待，不僅會影響到作者的創作，還在某種程度上影響著創作的熱點和作品銷路。

在傳統小說的流通市場，作者和讀者之間幾乎沒有什麼交流。讀者完全不知作者何許人也，而作者受正統的文學觀念特別是舊小說觀念的影響將小說創作看得很低下，認為是正人君子「不為」的雕蟲小技。所以，幾乎沒人會在作品上署上自己真實姓名或公開自己的作者身份。即使是皓首平生的耗心瀝血之作，也祇能希冀「藏之名山，傳之後世」而已。然而，清末的小說家則不同，在西歐文學觀的影響下，在「小說界革命」的鼓動和宣傳下，他們的文學觀念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們中大多數人已不再把長期以來受主流社會和士大夫階層鄙視的小說視為不務正業之物，而是把小說當作「文學之最上乘」⁵⁰，高度認可小說的社會功能，將小說創作視為「用以醒齊民之耳目，勵眾庶之心志。或對人群之積弊而下砭，或為國家之危險而立鑒」⁵¹之舉，甚至將其譽為「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⁵²。可以說，自命小說家，並將小說創作當作一份職業來從事的人始於清末，發表小說或翻譯外國小說署上自己真實姓名或固定筆名的人也始於清末。自然，高於詩、文的稿酬和書刊市場的擴大，不僅提高了小說家的社會地位，也促進了清末民初小說創作和翻譯的興盛。

在傳統小說的流通世界裡，介於讀者和作者之間的是刻印出版的書商，但書商祇管印書和販書。隨著近代媒體——報紙雜誌的登場，編輯或稱編者的新職業也出現了。編者介於作者和讀者之間，在小說的閱讀和流通環節中成為作者和讀者二者之間聯繫與交往的橋樑。也就是說，讀者、作者和編者之間形成了新型的三角關係。他們通過報紙和雜誌的編輯部平台或開設的「來稿」、「評林」、「通訊欄」、「答問」、「讀者來信」等欄目，實現三者之間的交流。早期報紙和雜誌的編輯很多還擔任主筆。讀者、作者和編者三者的角色互換也很常見。

五. 結 語

清末民初是中國現代小說的萌芽和草創期，也是由傳統小說向現代小說轉變的重要時期。這一時期近代媒體——報紙和雜誌登場，不僅為中國社會傳播了很多新的思想、觀念、科學知識以及世界各國新聞訊息，還擴大了以市民為主體的近代讀者層，為新小說的誕生和發展提供了新的流通渠道和市場。

英國傳教士傅蘭雅登報徵集的「時新小說」、梁啟超大力鼓吹和推重的「新小說」，以及貼著各種小說類型標籤⁵³的創作和翻譯等，無論是內容還是形式，它們都具有由傳統小說向現代小說轉變時期的明顯特徵。這一時期的小說包括翻譯大都採用了章回體的小說樣式。可以說，清末民初是中國小說史上章回體小說創作數量最多也最為繁榮的時期。淺近的文言文、半文半白和略顯粗糙的白話文體是這一時期的小說區別於其他時期小說的文體特點。由於這一時期的小說大都是先在報紙和雜誌上發表，然後再結集出版，所以很多小說都採用了連載的形式。傳統小說的「說話」藝術與結構技巧，在新小說的創作和翻譯中得到了復活。小說家們一方面開始學習和模仿外國小說的表現手法和藝術技巧，如政治小說、偵探小說、科學小說等中國原來沒有的小說都引起了他們的關注和模

仿。另一方面，他們也有意識地發掘和繼承傳統小說的表現手法和藝術技巧。章回小說的章回切割與結構藝術，卻在報紙雜誌的小說連載中與懸念、伏筆、情節衝突等小說的表現手法和結構設計聯繫起來，很多作家都在小說章回的切割處下功夫，使連載的閱讀中斷產生出更好的期待效果。

總之，清末民初的小說家們集體參與了這場由古典的傳統小說向現代白話小說轉變的實踐活動，並共同營造了清末民初的小說的興盛和繁榮。儘管這些作品良莠不齊、魚龍混雜，但它們無論是成功還是失敗，都為五四時期現代小說的崛起留下了這一時期先行者們筆路藍縷、拓疆開路印痕。

（本文是在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主辦的「推陳致新－清末民初文學文化轉折國際學術研討會」（2016年6月24－25日）上發表論文的基礎上增補撰寫的）

- 1 清末民初經常有些雜誌將傳奇、彈詞等曲藝作品歸入小說名下，同時也時常將小說與札記、叢談、瑣語、雜錄、笑話等混為一談。將小說明確為文學類型之一，在文體上與上述文類相區分，的確是從清末民初這一時期開始的。傅蘭雅在1895年5月《申報》和《萬國公報》等刊文徵集「時新小說」作品時就曾募集到很多不合小說文體的叢話、歌謠、時文等。梁啟超在1902年創辦的《新小說》雜誌上也曾將傳奇、戲本、雜記和歌謠等和小說混在一起刊載，說明即使如梁啟超這樣的「小說界革命」的鼓吹者對於小說的內涵和外延也有混淆不清之處。
- 2 「新小說」最早的提法出自1902年梁啟超在日本創辦的《新小說》雜誌，意為區別於古代舊小說的小說。梁啟超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刊《新小說》創刊號）一文中呼籲「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後來泛指這一時期從內容到形式都與舊小說不同的小說。其前身為英國傳教士傅蘭雅提倡的「時新小說」。
- 3 樽本照雄的《清末民初小說年表》（清末小說研究會，1999年10月）和《新編增補清末民初小說目錄》（齊魯書社，2002年4月）出版之後，曾續編增補電子版。
- 4 孟兆臣的《中國近代小報小說目錄初編》，收入《中國近代小報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10月）。
- 5 劉文永編《晚清小說目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1月。
- 6 傅建舟·朱秀梅著《清末民初小說版本經眼錄》（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10年6月）、《清末民初小說版本經眼錄二集》（杭州：浙江工商大學出版社，2013年1月）、《清末民初小說版本經眼錄三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8月）、《清末民初小說版本經眼錄（俄國小說卷）》（北京：中國致公出版社，2015年1月），除第一本外均為傅建舟單著。
- 7 陳大康《中國近代小說編年史》（1）-（6），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1月。
- 8 張天星〈晚清報刊與文學變革要事系年初編〉（1815-1911）作為附錄收入其專著《報刊與晚清文學現代化的發生》（南京：鳳凰出版傳媒集團，2011年7月）、《晚清報載小說戲曲禁毀史料彙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10月）。
- 9 于潤琦主編《清末民初小說書系》共分社會（上·下）、言情（上·下）、家庭、滑稽、武俠、偵探、倫理、警世、愛國、科學等共12卷，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7年11月。
- 10 梁心清、李伯元等著《中國近代孤本小說集成》（全五卷），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1999年3月。
- 11 秦和鳴主編《民國章回小說大觀》，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7年7月。
- 12 周欣平主編《清末時新小說集》（全14冊），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3月。
這套小說集是首次披露傅蘭雅於1895年刊登廣告徵集上來的「時新小說」的一百六十二篇作品中的一百五十篇作品，缺十二篇。
- 13 引自《申報》1890年1月26日。

- 14 姚鵬圖〈論白話小說〉，《廣益叢報》1905年第65號。引自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2月），頁150。
- 15 引自《月月小說》第四號的「評林」的〈本社社員再識〉。
- 16 梁啟超〈中國各報存佚表〉，詳見《清議報》第一百冊，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1901年12月）。
- 17 見《申報》1872年5月21日《談瀛小錄》篇首。
- 18 自第二回起改名為《乃蘇國奇聞把沙官小說》。
- 19 韓南（美）著、徐俠譯《中國近代小說的興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5月），頁131-132。
- 20 韓南在〈論第一部漢譯小說〉中對這部小說有詳細的考證，中譯本是這部長篇《夜與晨》的上半部，譯至第三卷第十章止（原書為五卷），約占全書一半。
- 21 這篇〈新譯英國小說〉廣告刊在1873年1月4日《申報》上，其中寫道：「今擬於《瀛寰瑣記》中譯刊英國小說一種，其書名《昕夕閒談》，每出《瑣記》約刊三、四章，計一年則可畢矣……據西人云，伊之小說大足以怡悅性情，懲勸風俗，今閱之可知其言之確否。然英國小說則為華人目所未見，耳所未聞者也，本館不惜翻譯之勞，力任剗剗之役。拾遺補缺，匡我不逮，則本館幸甚。如或以為不足觀而竟至失望，則本館之咎也。惟此小說係西國慧業文人手筆，命運運筆，各有深心，此番所譯，僅取詞語顯明、片段清楚，以為雅俗共賞而已，以便閱之者不費心目而已，幸諸君子其垂鑒焉。謹啟」。
- 22 刊載於1872年5月28日《申報》上。
- 23 原作中寫李迫性溫馴而懼內等情節、議員競選演講之場面的描寫都被刪去，一睡二十年也被改成一睡七十年。特別是李迫從山中歸來後恍如隔世的情狀描寫和心理衝突本來是原作中非常精彩的部分，但在《一睡七十年》中則變成了寥寥幾語的交代。
- 24 《博物志》作者是西晉博物學家張華（232-300）的博物學著作，內容記載異境奇物、瑣聞雜事、神仙方術、人物傳說、神話故事等。《述異記》作者是南朝梁任昉（460-508）的著作，內容龐雜，有神話傳說、山川地理、古蹟遺址、歷史掌故、奇禽珍卉等。
- 25 今譯為《樵夫與赫耳墨斯》，見周作人譯《伊索寓言》（北京：人民文學，1955年）。詳見拙作〈「林譯小說」前的翻譯小說〉，日本京都大學《中國文學報》第48冊，1994年4月。
- 26 內田慶市編著《漢譯イソップ集》（大阪：ユニウス，2014年2月）收錄了各種伊索寓言的中文版本，如《意拾秘傳》（1839?）、《意拾喻言》（1840）、《伊娑菩喻言》（1868）、《漢譯伊蘇普譚》（1876）、《漢譯批評伊蘇普物語全一名伊娑菩喻言》（1898）、《海國妙喻》（1888）、《泰西寓言》（1901）、《伊索寓言》（1903）、《伊氏寓言選譯》（1910）、《北京官話伊蘇普喻言》（1878）等多種版本。其中還有將中國寓言混編在一起的情況。當然也有摹仿伊索寓言的形式編輯的《東方伊朔》（1906）。
- 27 引自方漢奇主編《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
- 28 引自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1897-1916）。頁27。
- 29 見《清議報》第一冊，光緒二十四年十一月（1898）。
- 30 傅蘭雅，1861年來華，後受聘擔任北京京師同文館英文教習，主編中文報紙《上海新報》。1867年至1896年擔任上海江南製造局翻譯館首席翻譯，組織翻譯西方介紹西方先進科學和思想。1896年傅蘭雅離華任美國伯克萊加州大學的首任東方語文講座教授、東方語文系主任。
- 31 刊於1895年5月25日《申報》的徵文廣告。同時還刊於同年6月《萬國公報》第77卷及7月《中西教會報》復刊第7冊上。查周欣平主編《清末時新小說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月）的〈序〉中引用的這則「徵文啟事」的短文，其中文字上竟有五處不同，不知是誤植還是另有其他文本。如「氣息不難為之一變」、「結構成篇，貫傳為部」、「力為剗除」、「述事物取近今易有」中的「氣息」、「成篇」、「貫傳」、「剗除」、「事物」似應為「氣習」、「成編」、「貫穿」、「革除」、「事務」。
- 32 刊於1896年3月18日《申報》和同年《萬國公報》第八十六期上。
- 33 據周欣平在《清末時新小說集》〈敘〉中介紹，傅蘭雅在1896年受聘於美國加州伯克萊加州大學，匆匆離開中國去任教。這批應徵小說也隨他搬家帶到了美國。直到2006年11月22日美國伯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

館的中文部館員在圖書館新館落成搬遷時纔被發現。

- 34 周欣平《清末時新小說集》〈敘〉，頁13。
- 35 據方漢奇《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一卷）統計，「從一八九五年到一八九八年，全國出版的中文報刊有一百一十二種，其中百分之八十左右是中國人自辦的」。
- 36 《佳人奇遇》譯自日本的「政治小說」，署「東海散士前農商侍郎柴四朗撰」，未署譯者名，連載於1898年12月23日至1902年2月10日。
- 37 羅普，字孝高，號披髮生、嶺南羽衣女士。廣東順德人，戊戌變法前赴日留學，入早稻田專科學校學習。1898年9月梁啟超流亡日本後他曾和梁翻譯日本政治小說《佳人之奇遇》，合編《和文漢讀法》，並著有小說《東歐女豪傑》等。此外還從日譯本重譯小說《白絲襪》、《俾斯麥之狼狽》、《竊皇》等。《十五小豪傑》共十八回，梁啟超譯前九回，羅譯後九回。
- 38 《十五小豪傑》譯自日本森田思軒由英文轉譯的《十五少年》，原作為法國著名小說家儒勒·凡爾納（Jules Verne, 1828-1905）的《兩年的假日》（*Deux ans de vacances*）。《十五小豪傑》1902年2月22日在《新民叢報》第二號開始連載至十三號完。署（法）焦士威爾奴原著，少年中國之少年重譯。
- 39 《新中國未來記》未完，祇完成五回。由於第五回未收入梁啟超生前編定的最具權威性的《乙丑重編 飲冰室文集》（中華書局，1926），一般認為該回不出自梁啟超之手，詳細可見余立新〈《新中國未來記》第五回不是出自梁啟超之手〉（《古籍研究》第2期，1997）。另據山田敬三考證，第五回很可能是梁啟超的重要合作者羅普代筆，詳見〈圍繞《新中國未來記》所見梁啟超革命與變革思想〉（狹間直樹編《梁啟超·明治日本·西方》所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一文。
- 40 柯南道爾的《英包探勘盜密約案》始載1896年9月27日《時務報》第六冊至同年10月27日第9冊。《記拘者復仇故事》連載於1896年11月5日《時務報》第10冊至25日第12冊。《繼父誑女破案》連載於1897年4月22日《時務報》第24冊至5月12日第26冊。《呵爾唔斯緝案被戕》連載於1897年5月22日《時務報》第27冊至6月20日第30冊。
- 41 姚鵬圖：〈論白話小說〉，《廣益叢報》第六十五號（1905）。
- 42 鄭逸梅〈報紙刊載長篇小說之始創〉，引自《鴛鴦蝴蝶派文學資料》（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
- 43 見《申報》1907年2月26日。
- 44 見《新小說》第十號，光緒三十年六月（1904年7月）。
- 45 署名新小說報社〈中國唯一之文學報《新小說》〉，引自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1897－1916）。頁59。
- 46 參見拙著〈近代報刊小說與讀者的閱讀方式〉（《人文論叢》，三重大學文學部紀要，1994年3月）。
- 47 周樹人譯的「科學小說」《月界旅行》，1903年10月由日本東京進化社出版。周樹人譯的另一部科幻小說《地界旅行》在《浙江潮》第十期連載，也是用章回小說體將原著四十五章譯成了十二回。
- 48 引自劉勇、李怡主編《中國現代文學編年史》第一卷（1895-1905）（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15年8月），頁253。
- 49 同注30。
- 50 梁啟超《〈新小說〉第1號》（《新民叢報》第20號，1902年），引自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1897－1916）。頁56。
- 51 衡南劫火仙〈小說之勢力〉，《清議報》第68冊，1901年），引自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1897－1916）。頁48。
- 52 原文出自曹丕《典論·論文》，引自郭紹虞主編《中國歷代文論選》上（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79年3月），頁125。
- 53 清末民初的小說大都模仿日本的小說界將作品標上「某某小說」的類型標籤，如「政治小說」、「社會小說」、「科學小說」、「偵探小說」、「冒險小說」、「言情小說」等，據筆者統計，大約有176種。詳見拙作〈清末民初における小説ジャンルについて〉（《追手門學院大學 文學部紀要》35號，1999年12月）。